学子观察

同性恋遭歧视　枪支日益泛滥　“独狼”恐袭上升

美纠结在“十字路口”

——留美学子看奥兰多枪击事件

周　咏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这是“9·11”事件后美国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怖袭击”，美国奥兰多枪击事件之后，关于此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最严重”“极端”“激进”等字眼频繁地在新闻里出现。这起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枪击案，导致50人死亡，53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奥马尔·马丁被当场击毙。此事件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也震惊了国际社会。在美中国留学生是当地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零距离观察者，他们对此事件有哪些思考呢？

美国民众悼念遇难者，呼吁枪支管控。

枪对于很多人来说像手机一样平常

据报道，枪手奥马尔·马丁携带了一把手枪、一把攻击型步枪及其它可疑装置，“独狼式”袭击造成重大的伤亡让人唏嘘不已，也把“控枪”“禁枪”这类纠缠不清的老问题再次加热到沸点。虽然涉枪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枪支泛滥广受诟病，但解决“枪祸”不易。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规定“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 无论是禁枪还是控枪都面临这道难以逾越的宪法障碍。

奥兰多枪击事件之后，笔者采访多位留学生，请他们谈谈对美国允许民众持有枪支的看法。在美留学生张小帆认为，枪支泛滥是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她赞同美国禁枪。而其他几位留学生则从美国民众的视角出发，认为禁枪、控枪均很难实现。在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留学的朱明虽然认为枪支会带来危险，但他并不太赞同禁枪。因为民众可以携带枪支是美国历史延续下来的习惯，一旦禁止，短时间会造成更大的恐慌。他的许多美国朋友都有枪支，在他看来，“虽然中国人认为枪支很危险，但对于美国人来说，带枪就像带手机一样平常”，朱明认为这体现了中美生活方式的不同。

在俄亥俄州留学的Diana认为，枪击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源当然不在枪，而在于人，但不能否认的是，枪的泛滥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犯罪几率。即将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的李伯阳发现，身边会有留学生买枪，但他认为，留学生买枪大部分是为了扮酷和好玩，真正为了人身安全防卫的很少。说到美国有些州允许学生携带枪支进入课堂时，他表示反对，他认为枪支这类物品不应该出现在校园这类公共场合。

美国民众悼念奥兰多枪击案遇难者。

同性恋群体受歧视成社会问题

枪击案发生在一家名为“脉动”的同性恋酒吧，被怀疑是针对同性恋群体的恐怖袭击，因此该案发生后，美国多地都发起了对同性恋者的支持活动。美国多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前都为奥兰多事件悬挂了同性恋的标志——彩虹旗，并半降彩虹旗表示对遇难同性恋者的哀悼。“伊斯兰国”的推特账户被黑客入侵，将原本的恐怖主义信息换成了支持同性恋的图片和文字，包括彩虹旗图片及相关文字等。

谈到获悉奥兰多枪击案新闻时的第一反应，朱明表示，除了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感到悲痛以外，还感叹道：“社会何时才能真正宽容LGBT（性少数群体）！”他介绍说，他所在的明尼苏达州和大部分北部州一样，对LGBT比较宽容，比如，他就读的学校设有LGBT中心。但是美国南部“反同”情绪比较高。美国的LGBT群体依然会受到不同程度歧视，面临很多阻碍。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李伯阳认为，美国社会存在很多灰色区域，同性恋是其中之一。他觉得，社会还没有完全容纳这一群体。在西部和在纽约、芝加哥这些大城市，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比较高，然而在南部的一些小城市，同性恋者往往被主流社会排挤。因为那些城市的移民比例相对较高，而他们往往思想保守。笔者采访的其他留学生普遍认为，因宗教信仰而歧视同性恋在美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此次枪击案中，不能排除枪手马丁是因为极端思想而仇恨同性恋。

Diana也有类似的感受，她认为，同性恋者在美国是弱势群体，一些人表面上对同性恋者很尊重，并与之和平相处，但其实背后很反感同性恋。根据她观察，美国与中国有一点不一样，大部分中国人倾向于管好自己就可以了，但美国人不是，他看你不顺眼就一定要告诉你，让你不好过，很多美国人都会这样。因此，美国同性恋群体处境更艰难。她认为，法律包容不代表民众包容。比如，关于男女平等，美国已经有充足的法律保障，但抱怨歧视女性的声音还是不绝于耳。这些问题很复杂，与宗教、受教育程度都有一定关系。

政客不应用受难者兜售政治理念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让此案变得更加复杂。马丁今年29岁，是阿富汗族裔美国公民，其父母是阿富汗移民。在枪击案之前，他曾向警方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领袖，枪击案之后，“伊斯兰国”也宣布对此事负责，但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他和“伊斯兰国”之间有直接联系。马丁生前也曾多次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激进言论，甚至曾被联邦调查局列为调查对象。

马丁的作案动机目前尚无定论，但恐怖主义是大家一致谴责的。张小帆说：“恐怖行径让那么多无辜的生命逝去。更让人忧心的是，这些恐怖分子就隐匿在我们身边。不仅是我，我身边的人都颇为震惊，大家都在哀悼遇难者。” 她表示，强烈反对和厌恶恐怖主义，希望全世界的人一起打击恐怖主义。

除了恐怖主义之外，移民和宗教问题也受到关注，并成为了美国大选候选人之间争夺的热点。如共和党参选人特普朗在奥兰多枪击案之后，主张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猛烈抨击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政治正确”。而希拉里团队则认为，特普朗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有可能妖魔化穆斯林，甚至进一步激化矛盾。同时，她继续坚持“控枪”的立场。

笔者采访的留学生一致认为，此事虽然会对美国大选有一定冲击，但不会突然改变民众的支持对象。同时，他们对美国大选有着自己的看法。朱明开玩笑说，美国这边经常有个笑话：如果特普朗当选，大家就要移民加拿大。他认为，比较理性的民众会支持希拉里，感性的会支持特普朗，因为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不喜欢有太多外来移民和其它宗教因素打扰自己的生活。特普朗靠一张嘴挑起了大家的愤怒，容易获得感性者的支持。他说，作为中国人，朱明表示，他会希望特普朗当选，因为特普朗的对华政策相对和缓友善；作为地球人，他会支持希拉里，因为希拉里从政多年，有化解国际社会矛盾，促进全球稳定的能力。

而Diana则表示，希拉里和特普朗她都不支持。她觉得希拉里是典型政客，给人矫揉造作之感，同时，她还陷入“邮件门”危机。Diana认为，虽然特普朗观点有其合理性，比如非法移民确实是美国社会的一大问题，但太偏激，其提出的应对政策，对正规移民、本国民众往往不公平。

奥兰多枪击事件是场悲剧，暴露了美国社会深层次问题，深刻影响该国政治走向。受访学子认为，美国政客们应该对此次袭击中逝去的无辜生命保持应有的尊重，不能用他们来推介和兜售自己的政治理念。今天的美国无疑又一次纠结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十字路口”，不同政治力量对“枪祸”这同一“病症”开出的“药方”迥异，甚至截然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脉动”酒吧刺耳的枪声也正撕裂着美国社会。

学海泛舟

学习是一生的修行

朱　明

初到美国的留学生都会面临语言学习与应用这一难题，尤其在中美文化差异较大背景下。在和老师同学多次探讨后，我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翻译和听写。两种方法都需要英语基础，同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简单说，翻译就是中译英，英译中。选择感兴趣或者适合当前水平的材料，每天花一定时间翻译，翻译完后对照原文检查。中译英检查时着重语法和结构，时间富裕可以研究语义；英译中时着重语义，揣摩如何表达得更地道更规范。

备考托福时便练过听写，吃透一分钟长的材料一般需要两小时。第一遍只听不写，第二遍到第五遍开始听写和补充，到第六遍还听不出来的，就对照原文检查，找出是发音方式不熟悉，比如吞音、连读，还是单词或短语本身不熟悉。接着录下自己朗读该材料的语音，逐个音节与原文发音作比较，以此纠正发音，重复两到三遍。最后再次听写这段材料，直到正确率在95%以上。

语言学习的同时，专业学习上也有所感悟。教授们经常强调按要求做事。如果问题是“1+1=?”，无论用多少种方法证明了“2+2=4”，结果也只会是0分。保证大方向正确，在限定条件内充分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丰田“五问法”和“按要求办事”的结合使用会让我们受益颇多。目前我正MBA（工商管理硕士）在读，课程开始前，教授们会让我们做各种测试，从霍兰德职业倾向测评到MBTI职业性格测评。测评不一定100%正确，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周国平先生说，在一定意义上，“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附着在凡胎上的这个灵魂，一旦认识了，过去的一切都有了解释，未来的一切都有了方向。认识自己，不仅要认识先天素质（智能心理、身体素质等），还要认识自我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在教育和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认识自己的特长和喜好等。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认识他人和社会。

网络的迅猛发展让我们能够多层次、宽渠道地接触到更新的知识和信息。微信公众平台的文章推送，朋友同事之间的讲座推荐，让大家欣喜于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共享便捷性，但同时也会让人陷入看后即忘的困境中。没有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一个个前沿观点，一篇篇新颖文章犹如竹篮中的泉水，即便营养丰富却在不经意中逐渐流失。如果已经具有或者能够自学相应基础知识，便可以在基础知识和前沿知识中，以及前沿知识之间构建“点-线-面”架构，从而更好更快地理解吸收。

读书究竟有没有用？命运能否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问题也曾困惑了我很久，幸运的是如今都有了答案。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读大一外出采访时请教了清华大学某教授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我至今记忆犹新：不是知识没有用，而是你没有使用，或者不会使用，说明你自己没有用。或许并非所有的知识都需要被使用，但不能因为自身原因而去否认读书或者知识的价值。

抛开不可控因素，命运或许真地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找到你擅长或者喜欢的领域，通过不断的付出和足够的刻意练习，使它变成你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让自己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当你专注某一领域并且深入研究时，你的内心会享受到无法言说的精神快乐；当你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时，你也会获得你应得的物质报酬。如果没有意外，同时兼具专业能力、物质财富和精神富足，你掌控自己命运的那一刻便不再遥不可及。（**作者就读于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

异域行走

漫步纽约烟雨中

徐潘依如

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我去了洛克菲勒大厦。站在露天的高层观景台，透过厚厚的透明玻璃和光影幻魅的落日余晖，看中央公园在眼底葱郁地铺陈延展，静谧地等待夜的叩门。环绕它四周的“水泥森林”也渐次换上了晚宴的灯火盛装。在如此梦幻安宁的景象下，我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之旅画上了句号。

一直想写纽约，却迟迟没有动笔，因为印象中的它，就像一部好莱坞大片，太纷杂、太壮阔、太不真实，生怕平白直叙的笔触勾勒不出它倾世的盛名。纽约不是一座没有污垢的城市：随处可见的无家可归者，破败老旧的地铁站，种族阶级的明暗冲突。这些已然说明了它暗淡的一面。可即便如此，它有着光鲜艳丽的第五大道和百老汇，有着野心勃勃的华尔街和常青藤盟校，有着安祥静谧的中央公园，也有着活力四射的唐人街。

而正是在纽约这影片般的万种风情中，我发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恬然和自由。在纽约留学每一天也如纽约本身一般百味杂陈。学业繁重，背负着每天百页的阅读量和隔三差五的论文考试，整日整夜埋在书里，身心困乏。偶尔得闲便急切地四处转悠，在时代广场各种肤色汇成的人流中迷失方向，在康尼岛细软的沙滩上奔跑跳跃，一心想把纽约的风景看尽。可我真正读懂纽约肆意自由的味道，在纷繁的世事中找到自己，是在一个人的一场漫步中。

某个落雨的日子，结束了一天的课程，走出了绿植爬墙的教学楼，我突发奇想，不再按原定计划钻进图书馆写作业，而是踏上了离学校不远处的一条公园小道。公园紧邻着哈德逊河，抬眼便可以看到河对岸的新泽西州。一旁是车水马龙，一旁是静静走着的我。独自彳亍着，忽然在一座哥特式教堂前遇到了一群人。小车幕布灯光摄影，疲惫的心情立刻被好奇心俘获，是在拍电影吗？我在远处张望着，只见一群身着风衣的黑衣人从肃穆的教堂内狂奔而出，空气中弥漫着惊诧慌张。虽然目力所及，不能捕获更多信息，我却迟迟不肯离去，期待着吊威亚之类的高技术动作也许会登场亮相。可在环顾四周后，发现与我一同围观的人少得可怜。我猜想也许是因为旁观者的存在会打扰到摄制，只好一步三回头地悻悻离去。

离了教堂，我重新踏上了公园的石阶小路，却不再沉浸在繁琐的学业带来的困倦中。我揣测着，这拍摄的场景背后会是怎样一个精彩的故事，会不会有一天在荧屏前我能看到今天摄制的这一幕？思绪连绵起伏，我又联想到自己。自己之后的人生会是怎样？会在怎样的城市生活？也会像电影一般精彩吗？如此自顾自地走着想着，看着路旁欧式建筑雕刻着岁月的痕迹，灰褐色的树干虽未萌新枝却依旧独自挺立。现世的安稳似乎并没有被我波澜起伏的思维打搅，正如时光的逝去没有因为电影摄制时的纷扰而改变预先的轨迹。我突然明白，与其汲汲然地去看遍纽约的每一个角落，不如随遇而安，静静地在错综复杂的大世界里感受自己的存在，坚守心底的宁静。

即便自由的释义因人而异，甚至牵涉着政治学概念的纠葛，但在早春的纽约的这一番漫步，无疑让我嗅到了自由的味道。第一次让自己占据全部的思维，第一次感悟到存在是一次奇幻的旅程，即便没有少年派的惊心动魄。在这匆匆逝去的孤单中，我把握住了当下的自己，吐纳着自由，吸吮着生命。

多年之后，若我再忆起纽约，会把那一场漫步定格成影片里的一帧，细细的雨丝作景，近处是雨雾朦胧中若隐若现的摄制组，而远处则有一个逐渐远去的悠长背影，气定神闲，只身恬然。

（作者系浙江开化人，曾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现就读于外交学院英语系）

作者近影